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被侮辱與損害的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李霽野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的害損與辱侮被

(二)

著基斯夫妥思陀
譯野露李

著名界世譯漢

被侮辱與損害的

第十章

司密斯死後五天，我搬進了他底住屋。那一天我全覺得不可忍耐地憂傷。天氣是冷而抑鬱，濕雪不斷地下，攪雜着雨。只在靠晚時太陽纔偷露出來，而且一線迷蕩的陽光，或許是因為好奇罷，向我屋裏一瞥。我開始悔恨搬到那里去了。雖然屋子大，牠卻是這樣低，這樣被煤灰污髒，這樣發霉，而且雖說有點簡陋的家具，卻是那樣不快人意地空虛。彼時我想，我所餘的健康，確乎要在那屋裏給毀去了。實在，果然如此。

那一早晨我全忙着我底稿子，整理而且安排牠們。因為沒有書夾，所以把牠們裝在枕袋裏面了。牠們全摺縐而且混亂起來了。於是我就坐下寫。那時候我還正作着我底長篇小說；但是我不能安身下去作。我心裏充滿了其他的事。

我扔下筆，靠窗子坐下。天黑了，我得覺越來越抑鬱。各種的苦痛思想煩擾我。我不斷幻想我終於要在彼得堡死去了。春天近了。『我相信我可以復原的，』我想，『假如我能出了這個殼，到日光中去，到田野和森林裏去。』我好久不曾看見這些了。我也記得，我心裏想道，要能藉着什麼魔術，什麼符咒，忘去過去幾年所發生的一切事；忘去一切事，更新我底心，而且帶着新的精力重行開始，——那是多末好呵。在這些天我還夢想着那回事，而且希望着生活底更新。『到養育院去較比好，』我想，『把腦子顛倒顛倒，而且重行安排一下，以後再治好。』我仍然渴望着生活，而且對牠有種信仰……但是我記得，就在那時候我也發笑。『瘋人院之後我要作什麼呢？再寫小說嗎？……』所以我喪氣地沉思，同時時間向前過着。夜晚到來了。那晚上我允許去看納特沙。昨晚我從她接到一封信，熱誠地求我去看她。我跳起來，並且開始準備。我有一種燃眉的渴望要走出我底屋，就是到雨霞中也罷。

天越黑越黑，我底屋子似乎就越大越大，彷彿牆在向後退一樣。我開始幻想，每夜我要突然在每個角落裏看見司密斯了。他要坐下而且凝視我，有如他在酒館裏凝視亞當伊凡尼奇一樣，而且

阿榮加躺在他腳旁。在那瞬間，我有一種經歷，這在我身上留下大印象。

不過我必須坦然承認，不是因為我神經錯亂，就是因為我在新居裏的新印象，或我上來的抑鬱，我漸漸開始在黃昏時陷入一種情況，這現在當我病中在夜裏於我是這樣平常了，而我稱這種情況為神祕的恐怖。這是一種最難堪的，煩惱人的恐怖情況，恐懼着一種我不知道怎樣解釋，出乎一切理解，而且超乎事物自然程序的東西，然而這東西可以就在這瞬間成形，彷彿譏笑着一切理智底結論似的，來到我跟前，而且站在我面前，有如一種可憎惡的，可怕的，殘酷的，無可否認的事實。這種恐懼時常越變越鋒利，雖然有着理智底一切保護也罷，以至於在這樣時候，就是有時心智例外清明，牠也失去一切抵抗力了。牠是不專注的，變為無用了，而且這種內在的分裂，加緊了懷疑底苦惱。在我看來，這類似害怕死人的人們底苦楚。但是在我底悲痛中，恐懼底模糊使我底苦楚甚至更為銳利了。

我記得我背對着門站着，並且在從棹上取我底帽子，彼時突然就在那瞬間，這種思想刺激我：我轉過身去的時候，準得看見司密斯：一上來他要輕輕地開開門，要站在門口而且遍看屋裏，於是

要向下看着緩緩地走向我，要面對我站着，將無神的眼睛釘在我身上，而且突然當我面發出長的，無齒無聲的冷笑，他底全身要因笑而搖動起來，而且繼續搖動好些時候。這一切底幻象突然在我心裏造成一幅異常活鮮而清楚的畫圖，同時我被一種最充分，最決然的信念抓住了：這一切要準定地，無可避免地發生；而且已經在發生着了，只爲因爲我背靠門站着，沒有看見就是了，而且就在那瞬間，或者門已經在開哩。我迅速回顧，而——門真的在開哩，輕輕地，無聲地，正如我一分鐘之前所想像的一樣。我喊出來了，好久沒有一個人出現，彷彿門是自己開開的似的。突然我看見門口有一個奇怪的形象，她底眼睛，就我在暗中所能辨認的說，是在固執而且專心地細細查看我。一陣振顫跑遍了我底四肢；使我發生緊張的恐怖，我看見是一個孩子，一個小女孩，而且要就是司密斯自己，或者還不如這個不相識的女孩此時此刻在我屋裏的奇異而料不到的顯現，使我害怕罷。

我已經提過了，門緩緩而無聲地開開來，彷彿她怕進去一樣。站在門口，她帶着一種幾乎是昏迷的迷惑凝視着我。最後輕輕而且緩緩地，她向屋裏走進了兩步，而且站在我面前，依然沒說一個字。我更親近地查着她。她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矮，瘦，而且彷彿剛害了可怕的病一般蒼白，這蒼

白活鮮地暴露出她底大的，發光的黑眼睛來。她用左手拿着一條破爛的舊圍巾，並且用這遮蓋着她底因晚涼而還顫抖着的胸膛。她底全身衣服可以說是破鋪襯爛布罷。她底濃厚的黑頭髮是結起來而且沒有梳。我們這樣站了兩分鐘，彼此凝視着。

『外祖父在那裏呢？』最後她以破澀的，難乎聽得到的聲音問，彷彿她喉嚨或胸口裏有什麼不合適似的。

所有我底神祕的虛驚都因為這個問題消滅了。這是詢問司密斯的；他底痕跡無意間露出來了。

『你底外祖父嗎？可是他死了呵！』我突然說，無意間被她底問題弄住了，於是我隨即悔恨我底唐突。她在同地位靜站了一會工夫，於是突然全身抖索起來，這樣凶猛，彷彿她就要被一種危險的，神經猝發病制服了一樣。我盡力扶助她，所以她不會跌倒。不幾分鐘她就好些了，而且我看出，她作出不自然的努力，在我面前約束她底情緒。

『原諒我，原諒我，女孩！原諒我，我底孩子！』我說。『我這樣唐突地告訴你，誰知道呢，也許錯了』

的……可憐的小東西……你找誰呢？住在這裏的老人嗎？」

「是的，」她吃力地說，焦急地看着我。

「他底名字叫司密斯嗎？是嗎？」我問。

「是——的呀！」

「那末他……是的，那末他是死了……只是莫傷心罷，親愛的。你怎麼沒有到這裏來呢？現在你從那裏來呢？他昨天埋了；他突然死掉了……那末你是他底外孫女了？」

孩子對於我底迅速的，不接氣的問題沒有答話。她默默地轉過去，靜靜地走出屋子。我是這樣吃驚，我並沒有要去止住她，或再問她。在門口她突然站住，並且半轉過身子來問我：

「阿榮加也死了罷？」

「是的，阿榮加也死了，」我回答，而且她底問題使我覺得奇怪，似乎好像她準覺得阿榮加一定和老人一同死了似的。

聽到我底回答，女孩無聲地走出屋子，而且隨後細心地關起門來。

一分鐘之後我跑去趕她，可怕地惱我自己讓她走了。她走出去的這樣快，我不曾聽到她開外面的到樓梯去的門。

『她還沒有下樓梯哩，』我想，而且我靜站着傾聽。但是一切沉靜，也沒有腳步聲。我所聽見的只是最下一層一扇門底砰的一關，於是一切又沉靜了。

我匆忙地走下樓梯。樓梯從我底層樓以螺旋狀自第五層到第四層去，自第四層就直着下去了。是一條黑黢的樓梯，時常總是黑暗的，大房子分成小層樓出租所常見的樣子。那時候天完全黑了。摸着路下到四層樓，我站住了，而且突然有一種感覺，以爲在這裏的過道裏是有人的，躲着我。我開始用我底手在暗中摸索。女孩是在那裏的，正在角落裏，臉轉向牆，在輕輕地，不可聽聞地哭着。

『聽着呵，你怕什麼呢？』我開始。『我這樣駭了你，我是這樣抱歉。你外祖父垂死的時候說到了你；他底最後的話是關於你的……我得到了幾本書，無疑是你底。你叫什麼名字？你在那裏住？』

『說到六道街……』

但是我不曾說完。她發出一聲恐怖叫喊，彷彿因爲我知道她住在那裏一樣；用她瘦的，多骨的

小手把我推開，於是跑下樓梯去了。我跟着她；我還可以聽到下面她底脚步。突然脚步停止了……當我跑到到街上的時候，見不到她了。一直跑到佛司尼山司尼街，我知道我底努力都是枉費了。她不見了。『多半是她在下樓梯的什麼地方躲避着我的罷，』我想。

第十一章

但是我還沒有走出這條街底泥濕的馬路，彼時我闖見一個過路者，他急忙地低着頭到什麼地方去，顯然迷失在思想裏了。使我大大出驚，我認出我底老朋友伊須曼耶夫來。這在我是不期遇會的夜晚。我知道老人三天前病得利害；而在這樣潮濕天氣，卻在這裏街上遇着他了。晚上出來決不是他底習慣，而且在納特沙去後，這就是說在過去六個月中，他是照例呆在家裏的。看見我他似乎格外歡喜，像是一個人終於找到了一個可與談心的朋友一樣。他抓住我底手，熱誠地壓着牠，而且並沒有問我到那里去，就拖着一同和他走了。他是爲着什麼事情而神魂顛倒的，在舉止上是急跳而且慌張。『他在向那里去呢？』我奇怪。問他是不識局的。他變得可怕地猜疑，而且有時在最簡單的詢問或說話中，就會找出些冒犯的暗示和侮辱來。

我偷偷地看着他。他底臉顯出病象；他最近瘦得多了。他底下頰顯出長了一禮拜的鬍鬚。他底頭髮變得十分蒼白了，在他底壓壞的帽子下面紛亂地垂下來，而且長長的東一撮西一撮的，放在他

底破舊大衣底領子上。以前我注意出來了，有時候他似乎忘事似的，暫時忘記了是他自己一個人在屋裏，於是就向自己談話，用兩手作着手勢。看着他是苦痛的。

『喔，凡尼亞，喔？』他開始。『你到那里去？我出來了，你看，我底孩子；事務。你滿好嗎？』

『你滿好嗎？』我回答。『你前些天還在病，現在你到這里了，出來了。』

老人似乎不去聽我所說的話，而且沒有回答。

『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好嗎？』

『她滿好，滿好……不過她也有點可憐。她有些無精打彩……她在說你，奇怪你為什麼不去。現在你是去看我們嗎，凡尼亞，還是不是呢？或者我就攔你，妨礙你作什麼事罷，』他突然問，不相信而且猜疑地看着我。

多心的老人變得這樣暴躁而且易怒，假如現在我回答不是去看他們，他一定要傷心，而且冷然離開我的。我趕緊說我就是去看看安那安得列耶夫那的，雖然我知道我已經晚了，而且或者就沒有時間去看納特沙了。

『好的，』老人說，完全被我底答話平和下來了，『好的。』

於是突然他沉默起來而且深思，彷彿他留下什麼沒有說一樣。

『是的，好的，』五分鐘後他機械地回答，彷彿長時幻想之後蘇醒過來了一樣。『哼！你知道，凡尼亞，你總是像我們底兒子一樣。上帝沒有使我們……有兒子，但是他把你送給我們了。這是我所常常想的。我妻子也一樣……是的！你總對我們溫存而且恭敬，像一個懷恩的兒子一樣。上帝要爲這祝福你，凡尼亞，像我們兩個老人一般祝福而且愛你……是的！』

他底聲音顫抖。他停了一會。

『喔……喔？你沒有病罷，病了嗎？你爲什麼這許久不來看我們呢？』

我將司密斯底全份事件都告訴了他，剖白着讓司密斯事件耽擱了我，告訴他我除此之外幾乎病了，而且除這些事在身外，到華西里耶夫 司基島（他們那時在那裏住）是一條遠道。我幾乎信口說出，我卻留出時間看納特沙了，但是我因時止住了。

我底司密斯敘述很使我底老朋友感興趣。他更爲注意地傾聽。聽着我底新住處潮濕，或者甚

至比我底舊住處還壞，而且房租是六盧布一個月，他確乎發起火來了。他變成完全是易受刺激而且無耐性的了。除了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外，沒有人能在這樣時候安慰他，而且就是她也並不常常成功。

『哼！這就是你底文學底出息呀，凡尼亞！牠已經把你弄進層樓，牠就要將你弄進墓場了！我說在這裡。我預言……B還在寫評論嗎？』

『不了，他害癆病死了。我相信我以前這樣告訴過你了。』

『死了，哼，死了！是的，這正是人所意料的事。他留下什麼東西給他底妻子和小孩了嗎？你告訴過我他有一個妻子，不是嗎？……這樣人結婚幹什麼？』

『沒有，他沒有留下什麼，』我回答。

『喔，正如我所料！』他叫，帶着這樣多的熱誠，彷彿這事與他密切相關，彷彿死去的B是他兄弟一樣。『沒留什麼！沒留什麼，那一定。你可知道，凡尼亞，我有一種預感，以為他要這樣完事的，在你時常稱讚他的時候，你記得嗎。沒留什麼東西是說來容易的！哼……他得了名了。就算是不朽的名

罷，也並不是麵包和乳酪。對你我總也常有一種預兆，凡尼亞，我底孩子。雖然我誇獎你，我總常有疑懼。那末B是死了？是的，他得死的！我們住在這裡是好法子，而且……是好地方！看罷！』

於是用他手底迅速的，無意識的動作，他指着濕霧中暗然閃爍的街燈所照耀的，街上的朦朧景物，指着汗濁的房屋，指着濕而發光的馬路上的扁石，指着來往的憂傷的，浸濕的過往的人物，指着罩在彷彿塗了墨一般黑的彼得堡天空底廣廈中的這一切畫圖。我們現時走出到方場中了；暗中在我們面前立着紀念碑，下面被汽油燈照耀着，再向前去，豎起聖伊沙克（St. Isaac）紀念碑底大黑堆，對着幽暗的天空，難乎分辨得出。

『你時常說，凡尼亞，他是一個好人，善良而且慷慨，有感情，有心。你看，他們都是那樣的，你底好人們，你底有心的人們！他們所能作的就是生養孤兒女！哼……我想那樣死去他一定會覺得歡喜的！噫——嘻！無論怎麼着都要離開這裡！就是西比亞也能……什麼呀，孩子？』他突然問，看見一個小女孩在馬路上求乞。

是一個蒼白的瘦孩子，不過七八歲，穿着骯髒的破衣；她底小的，赤光的腳上穿着破鞋。她要用

一種太長的，年久的，類似小衣服的東西，去蓋她底抖索着的小身體。她底蒼白的，病的，消瘦的臉面轉向我們。她膽怯地，啞默無言地看着我們，而且帶着一種馴服的，怕拒絕的神色，向我們伸出她底顫抖着的小手來。我底老朋友看見她驚起來了，而且是這樣迅速地轉向她，他駭了她了。她驚愕而且走回去。

『什麼呀？什麼呀，孩子？』他叫。『你要飯嗎？唉？這里，這里是給你的一點東西……拿去！』被大驚小怪和興奮所振動，他開始在他底袋裏摸索，並且掏出兩三個銀幣。但是在他看來似乎太少了。他找到他底錢袋，拿出一盧布的票子——裏面所有的一切——把牠放在小叫化底手裏。

『願基督保護你，我底小人兒……我底孩子！願上帝底天使和你同在！』於是用顫抖着的手，他在孩子身上作了幾次十字架底樣子。但是突然看見我在看着他，他蹙眉，而且用迅速的脚步向前走去了。

『這是我看不下去的事情，凡尼亞，』在略微長的，憤怒的沉默之後，他開始。『無辜的小人在

街上冷得打着戰……都是因為該罵的父母。不過，要不是母親自己也在不幸中，誰會將孩子到這樣可怕的東西里送呢！……多半許她還有別的無助的小孩在家裏的角落裏，而這是最大的孩子；母親自己在病着是很可能的；而且……哼！他們不是親王底孩子！世上多着呢，凡尼亞……不是親王底孩子！哼！

他停了一會，彷彿是找不到話。

『你看，凡尼亞，我允許安那安得列耶夫那，』他開始，有點遲疑着而且支吾着，『我允許她……就是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和我一同商定了，要找一個孤孩撫養……一個貧窮的小女孩，使她完全在家裏，你明白嗎？因為光是我們老人是沉悶的。不過，你看，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已經開始有點反對了。所以你向她談談罷，莫要從我這方面，卻彷彿從你自己那方面說起來……勸勸她，你可明白？我好久就有意請你勸她同意了；你知道，我去壓迫她總是有點不巧妙的。不過爲什麼談瑣細事情呢！一個孩子在我算什麼呢？我不要；或者只作一種安慰……以求聽到孩子底聲音……不過事實是，我是爲了我底妻子作這種事情的——這較比獨自和我一塊，在她要有生氣些。不過這都是